

報丁版
在每星期二日出版
格並不增加總發行所國立北京法大軍

三十二開本，磅紙印。
二十六年一月內准出版。
發行處：沙灘，新湖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期，二角五分是五十五期，五角是二十期。
零售每份二分（六枚）。代按按七折計。
發行處：北京城內訂閱者，出版後派人送到。總
發行處：北京大學第一院劉鳴先收。

京報副刊

第三七五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
星期二

介紹一個大問題——男女關係

張說生

由北京大學的三個團體合請了美國來華的青年和平運動代表韓德先生(Mr. A. Jensen)在北大第三院公開講演一個「男女關係問題」。這個問題關係於人生太大了，故有從長去討論的必要，所以又分做五次來講演：

- (1) 引言及男女關係之美的觀察，
- (2) 男女關係與經濟問題，
- (3) 男女關係與道德問題，
- (4) 性的過失之預防，
- (5) 性的生活之方法與責任。

這個問題太大了，自然寥寥這五項的研究，不能算詳盡。不過正因為問題太大了，不能一會兒就全把他弄得清楚，所以更要一點一點去研究。那麼，上五項的討論，可算是男女關係問題中極佔重要的幾種。

這個問題真重大！單說性慾的衝動，已佔了人生生理及心理半部的歷史；單說婚姻及戶口，已佔了社會重要的基礎。單說愛情和交媾

已佔了個人許多的行為。這個問題真重大！食與色即經濟與性慾，雖彼此平分天下，但色確比食更重要。食為生命的保存，色為生命的發展。無食，就不能生存罷了。究竟，不能生存又算什麼緊要？所怕的，僅有空亮而無發展的能力，這纔是來世間受苦呢！凡一切生物的「究竟目的」是在兩性的接觸。這個目的不能達到，先前一切的儲能完全落空，故可以說，經濟的尋求不過為性慾的準備。性慾確比經濟為重要，為究竟，為有生命。馬克思確實看錯題目，誤認「經濟是一切」，而不知「性慾是一切」的根本問題。我們若要研究經濟嗎？僅看他為性慾的附庸就夠了。「性慾是一切」，纔是我們真正的學問。

這個問題真重大！一面是赤裸裸肉體的接觸，一面是熱烘烘靈的安撫。積極說為性的滿足與幸福，優種的根源，人類的安寧，消極說為避孕手續，生育節制方法。墮落的則把人變成禽獸也是他，昇華的，使人變為英雄風流也是他。

這個問題真重大！而在這個假道學的社會，反把他萬分蔑視，以致性智識，性道德，和性美感，一概付諸流水浮雲，人間所享用的僅

有如蜜獸式的衝動，與豬狗似的生育，這真是可惜可恨。

今請從我們起始吧！把性一問題，從生理，心理及社會三方面好好地做有系統的研究，這是我們要實在享用性的高尚生活不可少的準備。我希望韓德先生能供給我們這個的要求。我更希望我人能接受他這份好情意。我尤希望今後由我國人做一有規模的關於性的解放的運動，把數千年來假道學的器具完全揭破。我們又萬分的希望從此組織「優種社」一類的團體，將我國人種先改善，緩緩地推及於全人類。故我們一面對於性智識要實在在充分去研究，一面對於性行為又要大刀闊斧地去改良。我人既然負了這二層責任，所以對於此性性的講演，更應比先前歡迎山格夫人的加倍熱烈。

地點：北平十院十號

一月五日
介紹一個大問題——男女關係 張說生
十九世紀的法蘭西文學(二) 全飛
再說幾句「沒有仔細研究」的話——余文偉
半席話乙 何曾亮
新年(譯雪萊的詩) 曼聲
我被你們征服了！ 王伯強
觀「不忠實的爱情」以後 一飛

時間：本月（五號）下午四點至六點
播講人：周振禹先生

十九世紀的法蘭西文學

（二） 全飛

我們在上面既略論了浪漫主義的長短，現在我們去為歷史的分類的概述。

因為浪漫主義的專門分化的作用，我們可以推度有許多智識高明的作品，皆避開文學而去。在事實上，這或是幸運的，因一方面可以減文學的負擔，一方面可以使為這些工作的人有自由。在十八世紀，凡嚴整的作家，哲學家，歷史家，都是文章很好的，到十九世紀則不然了。偉大哲學家如孔德（Comte）寫作之壞有如寫字局的記錄員；明明是這位數學家對於文學無訓練與無興味。幸而有他的學生力杜爾（Lévesque）起來，規正這位大哲學家的短處；力杜爾同時是人文主義家，生理學家，文字學家與政治家，以他這樣的活動力實應生在文藝復興時期而為人類所崇拜。他的文章是很高明的，這我們應當曉得。在哲學家家中，自姑山（Cousin）後，僅有陸諾威爾（Renouvier）是寫得很好的散文，而應得人的稱讚。歷史比哲學寬廣，良好的作家亦甚多，從善於記事

的帝哀利（Thierry）至文字流利的姑郎智（Coulanges），中間有：米納（Mignet）關路衣（Duruy）皆是好手。至於幾撮（Guzot）與帝哀斯（Fleury）則善為政治上的大而無當的言詞，這是他們從十八世紀得來的遺物。在十九世紀的各類作家中，沒有比宗教的作家更壞的了。拉各德爾（Lacordaire）一班人既是不太高明，即拉美尼（Lammennais）一班人亦無甚長處，他們若是與盧騷同時就好了；他們不幸乃生在此評精神最利害的十九世紀中期，著名的千八百四十八年，所以他們皆黯然無光。更有，他們乃在閃都伯利安（Carr-Saunders）之後，這是他們的不幸之不幸！

閃都伯利安是法國的散文的最大改造者，而且至激烈的；因為在其他的改造者，當他們的時代，文學的資料尚比較的固定，至他則推翻固有的規律，而代以全新與任意的局面。他使法文有一種從未有過人曉得的響亮，他使音節更為繁複而變化，有一種獨一的色彩與單特的熱氣，尤其是他以一種華美使法文的字彙複雜而繁滋。自有他後，散文不是僅僅一種學習的東西，是一種常在創造中的事物，他收容新舊，兼包並蓄，或新造，或舊字新用，無不以其的天才而化為神奇。我們可以說，他這種表現的新方法的常在創作是他的自然的天才的結

果，不是一種有意的作為。我們試讀「境外的記錄」，「殉道者」，「基督主義的天才」等，當知在法國文學中這是至可讚美的了。

閃都伯利安實是在法國十九世紀文學的父親；於此則他不特產出種種美點，即後來浪漫主義的壞處亦根源於他，譬如後來大散文家如許峨，密歇列（Michlet）雷南（Renan）等固然從他化出，但那些奇異文體，裝飾作調的，亦由他始。這一層他自己亦看到，所以當他晚年，他竟著論攻擊自己一手造成的浪漫主義。又我們常曉得閃都伯利安不特要一種如畫的與變化無方的散文而已，他且要有個性的文格的組織的散文；因為在古典派，雖然各人有各人的天才，但對於既成的規律，通皆遵守，不敢過於破壞，即尚及團體的習慣，至有個性的文格的散文，則完全不計時行的慣例，一以個人的意思為主，這自然有種種缺點，但有其特別的長處，而為十九世紀以前所沒有的。且這種散文的成功常是出奇的驚人，我們看右後的散文大家即可以曉得。

許峨不單是一位大詩人，他的散文亦兼極頂，少有人足以比擬；他實是從拉比列（Delisle）以來，法國文學家未見有這樣才情的。他的散文結合一切美質，非絕大天才不能至，我們試重讀「九十三」或「萊因」即知此言非過譽。在許峨之前不至減色的，有密歇列，

胡灰
野
「特古一乘」

魯迅
衣
「北立」

二十史朔閏表預約廣告

本會為編師新會陳垣先生撰自漢及清凡二十史各以本曆著其朔閏三國南北朔閏不同另標出之自漢元始元年加入西曆以中曆之朔閏表

時事短評

一、國民應該力爭三海的開放
二、北京市政的改良

林語堂
李方
在云

發行地點

- 一，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學門
- 二，花柳同北新書局
- 三，後門內景山書社
- 四，漢花園北大出版部售書課

論

五，勤業坊，青雲閣，寶安樓，琉璃廠
 期分，公國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圓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實價約二百七十面。插畫五幅，特價期自出版日起至十六年一月十日止。特售地址：沙灘，新開路，五號。售書時間：每日下午一點半至六點。

這位神奇的散文家，且有直捷開朗而伯利安之勢。他的散文最流暢而最使人感動，他寫的沒有絲毫廢物，雖他作的哲學上的東西，有些可笑，但我們讀他的「法國史」的描寫，有誰不拍案驚奇者，他實能合塔提提 (Tucio) 伏爾泰 (Voltaire) 盧梭為一者。

在這個世紀，純粹從事於科學的事業，而同時又專攻藝術之神者，唯有雷南，他是一位特種而優美的作家，一種美艷，是少有人能及的，他的散文是沒有年齡的，當在青春而永不疲倦，而且永不能見出所編或老的皺紋的。他的一切著作都有一種情緒動人的才調與富注意於使個人的印像與變化不而難入於表現的框架中。「以色列民族史」，「童年的記念」等，都是證明他的這種精神與這種感覺的永常的青春。我們更當加入但尼 (Taine) 我們且不去讚美他的批評的理論，綜合的學說，與夫他的稀有的大著「現代法蘭西的根源」，我們單去論這位作家的文風，他實是在現代作家中最常找見的人，即有許多的現代作家皆受他的影響的。看他的 Thomas Grandorge 即知他是為我們的幾許同時人的先驅者。

有一很可驚怪的事，即十九世紀法國的報章論文很發達，這一類的作者亦非常之多，其間且不少才質很高的，但從普通來看，竟沒有

什麼名字很偉大而為人稱道不輟的，也沒有什麼作品尚為現在的人所常誦的。這或者由於他們所取的材料限於他們的時代，譬如宗教，政治上的種種問題，到現在既如明日黃花，不能令我們發生興趣，所以這一類作家遂未免入於遺忘窟中。但其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所作的東西為普通人而寫的，即迎合羣衆。期於自己的主張得施行便利，由是他們未免不顧藝術而流於粗俗。如康士坦 (Constant) 恩斯脫 (M. ussée) 威克 (Veuillot) 等即難免這種弊病，惟有一例外，即姑利哀 (Courtes)，這位深沈的希臘主義家的著作，至今還很著名，因為他對於文學有一種很深的戀愛，而又有很高明的藝術濟之，所以得享名至今。且他既預知法國文字的衰敗，非以人工矯正不能，這是在百年前，他與現時的佛郎西同為一樣的任务的。

我們且專於特別所謂文學的三大類，戲劇，詩，小說，為大略的論列。這三種雖然佔相同的重要位置，但在十九世紀，因專門分化的作用，所結的果實，致非常的不等。

所謂文的，既漸趨於純粹方面，而將雜外的事物漸次除去遂致前時附於文學者紛紛脫離；其中的戲劇是很顯著的表出這種趨向的。

在前時，戲劇實為文學的主體，一十九世紀，則所謂文學僅是表示的與誦讀的，而那時的人不讀當時的戲劇，即戲劇亦不於使人誦讀方面與小說競爭。但這不是戲劇的墮落，反之，戲劇更加增多，排演之頻繁，非前時所可比擬；所以近代的戲劇不是文學，而文學的戲劇則非真戲劇，戲劇既漸向無言說的表演，即僅供人目的看的方面進行了。

我們試看這個時代的彭沙 (Ponsard) 德拉威爾 (Delavigne) 等，他們想再興拉辛尼 (Racine) 或沙士比亞式的悲劇，現在變為什麼，早既無人過問了。至今仍為人所誦讀的僅有古典派的戲劇，而這種戲劇則高踞雲端，既成絕響。但在一千八百三十年左右，有所謂浪漫派的戲劇，或用韻文，或用散文寫成，如溫宜 (Vigny) 的 Chatterton，許戲的 Herminie, Ruy Blas 等，這些戲劇原來讀是很好，若排演在舞台上，則未免不合而可笑，因其中滔滔不絕的言詞，滾其沸騰的雄辯，只可供咬文嚼字的人去玩賞，而置諸表演人生的舞台上，雖能新一時的耳目，但不久即使人討厭的。後一點如沙爾都 (Sarcou) 羅斯當 (Rossini) 所作非不可觀，但僅能使比較心術簡單的人喜歡，因這些戲劇與現時的複雜人生很隔離呢。又如阿智哀 (Augier) 小圖馬 (Dumas)

(三) 的戲劇，當時亦極盛一時，但在今日，這種演習式的表演恐怕少有人興趣的了。斯克列比(Scriba)亦很受當時人的歡迎，而亦有許多悅人耳目的佳作。拉比希(Lubiche)則以滑稽著稱，他的著名的「意大利的草帽」，至今尚有人引述。其他如巴越畢(Pulliron)的「老鼠」，別克(Beegne)的「老鴉」，「巴黎人」等，都是很好的戲劇。

於這些不適於讀的戲劇的作家中，有一例外，即茂雪(Musset)的戲劇是，如Comedie of Proverbes, Carmosine 不單可以表演，而且讀起來亦非常之好，他在寫得好。這是真真的文學；這是這位天才一種特殊能力而藉此表現的。總之，從全體上看，現在的戲劇漸趨於不用言說的表演，而這個世紀的戲劇乃其進化的一種階段，我們試看現在的影戲，馬戲，音樂，的發展即可知此中消息了。(未完)

再說幾句「沒有仔細研究」的話

余文偉

我寫了「與黃進中先生論西洋最近哲學趨勢」以後，極望「有人」指教我，等了又等，差不多等了五個星期，好容易才望見彩雲朵朵，瑞氣千條，冉冉而來，終在「北大月刊」上

出現的一篇宏論。不過好事多磨，這一篇還是分兩天出現的，我頭一天抵住上一半一看，原來既不是新理想主義者又不是新實在主義者的鮑桑克在那裏發音說話！今天一大半身子又使我們看見，不免又見了許多的西洋景。諸君慢急，且聽我道來。

(1) 新理想主義是否與新實在主義針鋒相對？這問題如誤會了，恐「對於這幾派主義的內容沒有仔細研究」。「有人」主張二者是兩極端，雖然有時也說新理想主義與「實在主義接近」，所根據的是鮑桑克，對於我講的一點，毫未提及。我說新實在主義在認識論上最反對自我中心論證(Hero-centric Prolegomena)，——關於這個自我中心論證，「有人」發生好笑的誤會，下節當略述，——而自我中心論證是old Idealism 不自覺的最大錯誤。所以我講重玄學的新理想主義不能與新實在主義剛對立。章敦伽在他自己敘述自己的新理想主義的一篇文章裏，也是這樣講。有人要推倒這種結論，却對這些話沒有一句可說，只引了鮑氏的幾段，遂斷定持上種結論的人，沒有仔細研究。可是鮑氏既非新理想主義者又非新實在主義者。以一個不是新理想主義者所講的話，攻擊一個自己到處自稱為新理想主義者所講的關於新理想主義的話，不用我小學生

多說，就可知道有點靠不住了。我們到底相信一個新理想主義者講的關於新理想主義的話，還是相信非新理想主義者所講的關於新理想主義的話？明白這一點，就可知道「有人」用鮑氏的話來主張新理想主義和新實在主義相對立，只是徒然費了精神翻書，並沒有什麼益處的了。

(2) 新理想主義和新實在主義對於時間的見解。在那封信上，我說：「新理想主義和新實在主義並不承認單獨時間的存在。」關於這一點，有人雖對於時間講了千言萬語，却沒有攻破和推倒。我所引的話，也沒有看見有人說它們不對。雖然有人引章敦伽和羅素從前所講的話斷定如何如何，我且不用管他所引的是不是可以否証時間不能單獨存在，就要請他看看章敦伽一九二四年在「現代英國哲學」上的一篇文章和羅素一九二〇年在「Prin」上的一篇文章，他就可知道二派不承認單獨時間之存在，確是事實了。「不過無獨立的時間，」正是我所要講的。此外無論你引什麼書，根據什麼人的話，講了多少外國人的名言，總沒有攻擊我那句話。我不用管它，讓有閒暇的人看看消遣罷。

(3) 新理想主義和新實在主義是不是趨於Humanism？有人關於這個問題，先說

洪

第一次特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新國家的創造(沫若) 半種五種(郁)
病了的玫瑰(安漢生) 共產
我見(漆樹芬) 偶像與符咒(錢)
塞因(楊正宗) 老人們的沉

革命的，不妥協的
國民黨正統派的刊物
民生週刊 第五期 出版了
信經總 處售經
七：一

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主撰之 婦女鐘
一月一日出版
第一期贈閱
婦女運動理論的研究(二) 國內刊

革命文學及其他(爲法) 火山口(張
李劍準) 評易家著「社會學史要」(不
加) (本期篇幅增加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美國大學生活的一頁(通訊) 在次地
本刊爲優待直接向本社訂閱者起見，訂
閱全年者洋一元附贈孫先生遺著「大英
帝國之基礎及其近百年來之外交」及「
三民主義」各一冊，郵票代價不折不
扣。

△月刊出版一次，封面精美，每期
以上之小冊。△價目：零售，每份大洋二分；
訂閱，本埠半年二元，全年四角。外埠半年二
角五分，全年五角。△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八號
通信處——各書店各學校號房

Humanism 是孔德派人道主義的意思，以別於人本主義。這二者之不同，我雖然通看了全書，只找到「內容大有別異」幾個字，到底怎樣不同，大約因我未細看，或細看沒發見的原故，終不知如何別異。這不要緊，我們暫且承認人道主義一個 term，並暫且認你所講的 Humanism 是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怎樣講呢？有人說這是不能同自我中心論混爲一說，我極表同意。我在那信上曾講新實在主義在認識論上最反對自我中心論，並未說自我中心論是「人本主義」。自我中心論一句話是 Peirce 最早用的，這是指認識論上主張外物離不了意識，離不了認識作用，所知即能知，凡外物都是經驗過的，認識過的外物，認識作用之外無外物存在的一派學說，又豈獨指主觀觀念論 (Subjective Idealism) 有人對於這層意思不甚了了，我怕實在未懂 Leo Center-Peirce 怎樣講，所以照自我中心四個字字面上的意思，說我講人本主義以人爲宇宙中心誤會自我中心論，真叫我這個小學生不禁噤然失笑了。人道主義和自我中心論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你自己不清楚，費許多力氣罵人，冤枉人，真是何苦來！那末，人道主義到底怎樣？我們且不說，暫且搜集別人所說的：「持倫理的……態度，……趨重生人方面，……研究

人生，人生問題」。這樣的人道主義，我敢說新實在主義絕不傾向的。我在那封信所引的羅素和波說不講人生，不講實際價值的話，還是有效，還是新實在主義不傾向於人道主義的明証。(讀者請看波說的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Ideas 的二十五章，和他的別的著作，及羅素的著作，M. White 等人的著作也俱有同樣的意思。) 恕我偷懶，不再抄書了。有人引波氏的話，說新實在主義採取詹姆士的學說種種；其實美國的新實在主義確受詹姆士的影響，特別是波氏，波氏雖有此話，殊不能證明新實在主義傾向於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以上三點本是我前信所要討論的，現在又重講一遍了。此外還有兩點，我也要說說。(A) 羅素開倒車。有人因我引羅素反對人本主義的話，因我根據他反對以人爲宇宙中心，處處講人生的哲學，於是乃憤然曰：「有人又誤以爲人道主義，凡持人本主義的人必用自我中心論……」(這和當然手民印錯了字)。不過這一點我們已說過了。人道主義研究人生，持倫理態度，仍然是以人爲宇宙中心，處處講人生，新實在主義所反對的。——不過不要誤會這是反對自我中心論。新實在主義者看人同宇宙間微塵一樣重要。一樣注重，總是持了非倫理的態度，把價值同事實分開

的。羅素就是其中的一個。如說羅素持這種主義是開倒車，我暫且只好默然了。因你的「最近情意主義」前提不見得站得住，前提未定，竟然得了開倒車的結論，我們小學生還有什麼話說？照我們上信第四段說來，羅素的哲學正是今後哲學所應走的路，正是現代哲學的趨勢。有人也承認新實在主義取科學方法，羅素也是新實在主義者之一，當然也取科學方法，他是開倒車，即是說科學方法也不該用了，不合時代精神了，這種話我們小學生至死不敢相信。(B) 相對論證明「人爲中心」的傾向。我第一要聲明我不懂相對論，它的數學方稱式我莫名其妙。不過有人引韋敦伽的話說相對論「不唯有人爲中心的傾向，且有我爲中心的傾向，」不能不使我有點懷疑。相對論所說的坐標系不是以人，或我爲絕對的坐標系罷。如是這樣，相對律就取消了。坐標系，有人謂爲參考系，不同所觀察的種種也不同，完全是相對的，沒有一方是絕對的。如人或我爲這個絕對的參考系，那人或我才能做中心，既全是相對的，何以人或我成了宇宙中心？我聲明至再我不懂相對論，這些外行話請讀者不要笑歪了嘴，這只是表示我一種懷疑而已。極願高明指教。在沒有得着指教以前，我總不信「相

對論有人為中心的傾向」。

總之，這次討論最重要的地方，在新實在主義是否傾向於 Humanism。Humanism 就解釋人道主義，依別人說，還是趨重人生，研究人生，持倫理的態度，這種主義還是新實在主義所最反對，在羅素波悅等著作中可以看出，在我上面所說的話裡可以知道一個大概。要說羅素是「開倒車」，「不能駁倒人本主義，……無損於人本主義……」我是不能承認的。至於新理想主義是否傾向於人本或人道主義，因我上面沒有討論到，現在我也不必說。不過新理想主義者章致伽，不承認單獨時間之存在，我上面說過，現在還是這樣講。有人講到章致伽和羅素的黨籍問題，我現在再不用多話。覺得不滿意的就是有人處處服從鮑桑克，他既未列羅素於新實在主義者之中，為什麼偶然忘記，在講堂上說羅素是新實在主義者？這似乎是唯一違犯鮑氏的地方了。

附註：我上次發表那封信以後，曾被北大

哲學系主任陳大齊先生叫去，他因有人辭職勸我對於同我討論的人不要有人格上的攻擊。這一篇確有許多小孩子頑皮話，這是我素來頑皮的態度，同上次毫無關係到對方人格是一樣想不至有人再誤會罷。上次因我對那信有許多我不認識的人罵大學教授，我不能代負責任。即如張崧年先生也曾提到我，可是我到現在還未同張先生會過面，雖然我知道他對於羅素哲學深有研究，常想同他會面談談。所以有人辭職，與我有什麼相干？

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適存中學。

半席話乙

何曾亮

三 管閒事

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五六的開話上聲明從民國十五年起要少管閒事了，這很令我同情，但是，我要勸他不要少管，因為的確「實在中國愛管閒事的人太多了」。

重的否認以外，還要被「投界豺虎」，（這大約是禽獸上的否認罷？這似乎只是運用古典，我也知道，未必真要把我丟給三貝子花園裡的野獸去吃，雖然曾遇見一隻無毛大虫，嚇得我刺刺的害怕。）要被割席，——自然也是用典，照現在說來應該是鋸板凳，不過鋸斷了之後，一個人各佔據一段板兩條凳腿，實在有點不好坐。您看這是多麼大的禍。去年十二月半左右，北京的奉派學者汪傳日內李景林進北京，第一著即解散北大，噯，噯，這事件更要鬧大了。原來李景林也是主張他們的為公理的，反對楊胡章劉的人真是危險極了。陳先生沒有這個危險，而尚欲不再管閒事，可歎吾德良太孤矣，不然還可湊湊熱鬧，無論他是怎麼管法。我恐怕有點同陳先生「所極尊敬的老先生」相像，這愛管閒事的脾氣一時不易改過，今年大約也還不能換一本新賬簿。我不知怎的不大喜歡道學家與研究系，正如疑古先生之惡紳士，時常不免要說兩句話，因此我希望陳先生也不要高聲，還是仍舊來管點閒事，即使是所管的不同，大家也總是同志，可以高興一點。反正也總不會怎樣地「惹出大禍」來，投界豺虎不過說說罷了，何必這樣認真。中國愛管閒事的人真太多了。倘若我們有左拉，法朗西，羅曼羅蘭呀！他們此刻一定都出頭來後援

第十一期目錄

論新實在主義與人道主義 (中)
論新實在主義與人道主義 (續)
論新實在主義與人道主義 (續)
論新實在主義與人道主義 (續)

顧頡剛
沈兼士
魏建功

時事短評

現三卷 (壬)(通)(召)(皓)(翰)
現三卷 (壬)(通)(召)(皓)(翰)
現三卷 (壬)(通)(召)(皓)(翰)

現三卷 (壬)(通)(召)(皓)(翰)
現三卷 (壬)(通)(召)(皓)(翰)

文獻半月刊出版

研究明清史料及故宮遺蹟之
每期售價元十二枚京內外各大學及大書局
均有代售

觀「不忠實的爱情」以後

一飛

王伯強君把他看過不忠實的爱情以後的感想那篇文章給我看了，我也忍不住要說幾句話。

他高興得呼「萬歲」，在我覺得是太高興了。因為那天的表演大體上是成功的，但也不無可議之處。他們的特色是演員表現的忠實同佈景的簡單化。他們的缺點是還有一些顯然是太多練習幼稚的地方，特別是化粧。

雖然是有缺點的罷，而他們究竟成功了，有了一個小劇場的開始。

那天觀衆大概有四百人的樣子；但是全場除掉偶爾發出的欣賞的笑聲以外，沒有聽見一個人說話。在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只要有好的劇本同好的演員，北京的觀衆並非完全不會看戲的。在末一場龍英南上台以後，一個灰色的，類型的，如同將要熄滅的燈一般的影像橫立在我們前面，舞台上暫時墮場，台下靜寂到連一根針落地也可以聽得聲；緊張的空氣同時充滿了全場——台上同台下。於是，真的戲劇空氣在這裏發現了。

這次的演員，雖然有幾處可以苛議的地方，但大體上可以算是成功了，因為他們表演得

很忠實。演龍英南的朋其君，除掉第三幕一場

，總算是把一個憂鬱，頹唐，懷疑，時代病的青年完全表現出來了。他惟一的毛病，就是兩幕中描人的動作犯了重複。演吳夢茵的之吉君表情舉動都體貼得很細膩，恰如其分地把一個虛偽的時髦的文學家表現出來了，算是劇中最成功的演員。演陶亞文的那位李君，行動言辭都很自然，幾乎使粗心的人不認識他是男子化裝的；但是他還沒有充分的把陶亞文的幼稚活潑的身分表現出來。其餘的演員（止是演趙雲的那位聲音太小，台下聽不見）都能非常盡職。他們也有表情尚未十分成熟的地方，但絕無一點誇張，一點誇揚，他們也有舉動幼稚的地方，但絕無一點為一人出風頭而使全劇不和諧的動作，他們這一種精神，實在不愧為一個小劇場的開始。他們第一次表演能夠有這種成績，真使人十分滿意了。

這一次的成功，有一點可以特別注意的地方；就是劇中靜默和墮場空場非常之多，劇場的空氣因此而更加緊張。

他們有一個失敗處，就是化粧都不大好，尤其是陶亞文，孫牧師同第一幕的龍英南，想必是缺乏練習的原故。而綢緞店，鮮花店的跑

外用一個人扮，也不很妥當罷。

這一次表演，有許多與原劇不相合，風琴改為話匣子，龍英南的獨白刪去大半；第三幕二場開劇兒的小學生徑直去了，觀衆改作鴉鳥，同幕末自殺的情形。我對於末了一段更改却不大滿意。因為英南自殺後亞文扶着他的屍體所說的一段話很足以表現亞文的個性；並且，加以劇末鐘聲，很可以加濃悲劇空氣的。

至於佈景，他們是用最簡單的方法表現的，雖然多少與原劇不同，但這種方法最適用於小劇場。末了一場，他們僅用一個假山石同兩棵樹同一條椅子，台上什麼旁的東西都沒有。而用息滅台上電燈的方法，便把一個幽靜的公園表現得十分充足，並且與劇中的情緒非常和協。他們這一種經濟的手段，我真十分佩服。

末了我還有一句話：就是希望「于是劇社」能够男女合演，並且應該男女合演。這個不用我說什麼理由。

總而言之：他們這次的表演是成功了。一個小劇場已經開始了，看呵，我們等待着牠的發揚光大罷。

一月二日記。

孤軍第十五

孤軍週年紀念號

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報一年之回顧與今後政治之主張
徐繩祖
撰世社

狂飈不定期刊第一冊已經出版

定價三角特價二角五分
點限或銀閣十三號北新書局兩處
這是一季強壯精神同力的頌歌的文藝刊物
萬字用磅紙印橫行印刷之精神美為所有文藝刊

欲了解革命的理論
與實際者不可不讀
革命的政
治機關報
政治生活
每週出版一次。每
期有關於革命的理
論文字，有時其詳
論文字，有時其詳
對普通民衆運動作
詳細記載，並攝影
畫。